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



王昭君

姜山龄 编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

根据〔元〕马致远《汉宫秋》剧本改写

王昭君

姜山龄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012号

责任编辑：王 何 陈云曼

封面设计：孙广来

插图绘画：宋 昊 牛 犇 朱 妍

责任监制：刘青海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

王 昭 君

姜 山 龄

陕 西 旅 游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西安长安北路32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英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0印张 140万字

2005年1月第2版 2005年1月第2次印刷

ISBN 7—5418—1466—0/I·111

定价：188元（全十册）本册定价：18.80元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 鸥

副主编：王 何 陆 琦

编 委：王 瑾 王 鸥 王 何

田 润 菁 刘 虎 澄 周 建 顺

李 岩 陈 皓 陈 云 曼

陆 琦 姜 山 龄

前 言

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古典文学是一株生长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瑰丽奇葩。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哺育了她，使她璀璨夺目，馨香四溢。

作为古典文学之一的戏剧艺术历来是被当作高台教化的工具，是移风俗、正人心的形象化的手段。千百年来她以褒善斥恶，扶正祛邪的人道主义精神，优美的民族形式培育了我们真、善、美的民族文化精神。

任何轻视自己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将无力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否定或漠视我们民族文化中真、善、美精神的继承，无异于挖掉自己的根。失去了根，还谈什么花繁叶茂！基于这个想法，我们约请了一批专家、学者将一些优秀古典戏剧等改写成通俗故事，编辑这套《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分辑分批推出，以飨读者。意欲以此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略尽绵薄之力。

由传统的戏剧剧本改写成通俗故事，必然会失去传统戏剧以抒情见长，诗化了的叙事的许多韵味，但对广大不谙熟古典戏剧，而且阅读中又有不少语言障碍的青少年读者来说，自有其情节紧凑，通俗易懂的长处。阳春白雪自然很好，下里巴人

也确不可少。

改写，无异于带着枷锁的舞蹈。在改写中我们尽力忠实原著，以求历史的真实，以便引导读者窥庐山之真面目；又不能不照顾到文体规范，而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更动、丰富，以求细腻地刻划出人物性格，并增强其故事性，虽改有所本，亦绝不敢掉以轻心。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是其所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之反映，必然打着时代的、阶级的烙印，或明或暗地宣扬着那个时代的统治意识，比如对忠孝节义的宣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们相信聪明的读者自会以当代的眼光给予批判地继承，作出一个历史的美学的评价，绝不会、也不应全盘去接受。

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戏剧流传千百年，其间为种类繁多的剧种加以改编演出，在民间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些改编本的影响往往超过了原著。这次改写中我们曾广泛参阅了各种改编本，也参读了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的研究文章。这对我们的改写工作无疑大有裨益。在此我们向先贤和同仁们致以衷心谢意。

将古典名著从新的角度改写为中篇通俗故事对我们来说是个尝试。我们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编委会

目 录

一	汉皇寂寞	(1)
二	地灵人杰	(16)
三	选美索金	(30)
四	按图宠幸	(65)
五	琵琶抒怨	(85)
六	琴瑟和鸣	(113)
七	叛逃献图	(137)
八	割爱和亲	(149)
九	灞陵伤别	(179)
十	凤凰悲秋	(199)

一 汉皇寂寞

暮春的夜晚，皓月东升。长安城内，皇宫后面的御花园中，花木阴阴，飞絮蒙蒙，芳草如茵，落红无数。春色三分，一分已入池塘，一分已随尘土。那青森森的三丈八尺高的汉宫墙，只能把宫庭与世人隔断，却隔不断春天的归路。春天，正匆匆归去。

太液池畔，梨树之下，有个中年男子，悄然独立，茫然凝望着湛蓝的天幕上那轮冰盘似的明月。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已站立了多长时间，只记得刚来到池畔时，月亮正衔着昭阳殿一角的飞檐，此刻却已爬上了屋脊。

玉宇无尘，蟾宫影清。然而，他心里却烦乱得像被风撕碎了的蛛网，冷寂得像深秋萧索的荒山。

他是西汉的第九代皇帝——汉元帝刘奭。他温文儒雅，气度雍容，虽说是个皇帝，却很像个洒脱的文人。他



满腹诗书，对音律尤其娴熟，能自制乐谱，创作新声，善于吹笙箫，鼓琴瑟。曾经在殿下摆着鞀鼓，他把铜丸连续地掷到鼓上，自成音节，那乐声与在鼓旁直接敲鼓相同。这种才艺，不仅常人莫及，即使那些以丝竹鞀鼓为能的专职乐工，也由衷叹服。他为人随和宽厚，雅重儒术。在他做太子时，见他父皇宣帝用法过于严峻，曾经直言进谏，可是遭到拒绝，并受到训斥。他富有艺术家的气质和才能，而治国平天下，并非其所长。他又是个极富有感情，极尊重感情的人，在男女之情上，要求甚严，毫不苟且，虽然六宫佳丽无数，但是他对众多的引不起他心灵震动的妃子，一向是端严肃穆，从无肌肤之亲，而对意中人，则倍加宠爱。

在王皇后一年前辞世之后，他所宠爱的只有傅昭仪与冯昭仪二人。昭仪这一名位，是他新设置的，比皇后仅差一级。那傅昭仪身材袅娜，风度翩跹，才艺出众，能歌善舞，又颇有心机，善察人意，入宫后不久，就晋升为才人，得到元帝宠幸后，又被封为婕妤，与元帝接连生下一女一男，女儿封为平都公主，儿子封为济阳王。她也被封为昭仪。冯昭仪也是个绝代佳人，刚满十九岁，元帝喜欢

她天真、纯正、善良，在娇艳柔弱之中，又蕴含着一般女子所没有的刚毅。

前年冬至那天，元帝一时高兴，率领着后宫粉黛，到长扬苑打猎。文武百官，也都跟随前往。到了猎场，元帝高坐在场外看台上，左右有傅、冯二昭仪陪伴，身后拥簇着六宫美人。文官们在站台两边站立。武官们则骑马射猎，一会儿，捕得一些飞禽走兽，都到御前报功。元帝兴高采烈，传谕嘉奖。观看了一阵射猎，又带领嫔妃们到虎圈前面观看兽斗。虎圈中突然间集中了多种野兽，本来分居各栅的野兽，一经汇集，立即咆哮跳跃，互相抵触。有一只被老虎侵袭的野熊，忽然跃出虎圈，向御座前奔来。御座外面有一道栅栏，野熊的前两爪攀在栅栏上，想纵身跳将过来，吓得御座旁边与后边的嫔妃们魂飞魄散，惊叫着向后面逃窜。傅昭仪飞跑着，搅在人堆中拚命逃去，不知被谁绊倒，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挣扎着继续逃跑。元帝愣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冯昭仪，神色不慌，挺身向前，在野熊的对面站定，那熊忽见有人挡在跟前，便停止攀越栅栏的动作。元帝看到冯昭仪当熊而立，心惊胆颤，正要呼喊她赶快逃避，忽见有三个武士

扑了过来，用长枪把黑熊刺死。冯昭仪神色不变，慢慢地走了回来。元帝问道：

“野熊来了，人们都逃去，你为何却跑到它跟前站定？”

“妾身听说，野兽捕人，只要得到一人，就不再伤害另外的人。妾身怕野熊奔过来伤害陛下，故前去阻挡。”她平淡地回答，仿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元帝听了连连赞叹。这时候，傅昭仪与众嫔妃都已返回。傅昭仪云鬓散乱，衣裙不整，样子十分狼狈。人们都纷纷赞叹冯昭仪的忠心与胆量。独有傅昭仪既感到惭愧，又暗生忌妒之心。她想，在皇帝的心目中，自己与冯昭仪本是旗鼓相当的，但是，刚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自己与冯昭仪的表现，却有天地之别。从此以后，就很难同她平分秋色了。

果然，这件事情之后，多情的元帝把更多的情给了冯昭仪，常常在她那里过夜。受到冷落的傅昭仪对冯昭仪的忌恨日益加深，在嫔妃中广为散布冯昭仪以色邀宠、持娇专宠的话。这些话又拐弯抹角地传到冯昭仪耳中，她又从众嫔妃的眼神里读到了冷漠、嫉妒与势不两

立的仇恨，又仿佛听到了一片隐隐的，却能把牙咬碎的诅咒声。她震惊了，茫然了。她懂得“一山突起丘陵妒”的道理。她看到了周围的妒火越烧越旺，不把她烧成灰烬不会罢休。眼下虽有皇帝的宠爱，但有朝一日皇帝也会被流言所惑而疏远她。她郁郁寡欢，暗自忧伤，又不肯向皇帝说明原委，更不愿以牙还牙地进行反击，在后宫展开一场争宠的厮斗。那无法排遣的愁闷终于殃成一场大病，虽请名医治疗，终无效应，在生命垂危时，她流着眼泪对元帝说：

“妾身是死于嫔妃的妒恨，死于她们的流言，死于她们的诅咒的！”

尽管冯昭仪没有说明妒恨、诅咒她的究竟是何人，但是元帝感觉到其中必有傅昭仪。冯昭仪撒手尘寰后，元帝悲痛至极，愤慨至极，于是传谕众嫔妃，不许见驾。整个的后宫变成了冷宫。嫔妃们摧毁了她们自以为取宠的障碍，却不料在她们与皇帝之间亲手修筑了一道更大的障碍。她们想攫取的情爱，随着“情敌”的死去，也在皇帝心中死去了！

冯昭仪去世一年以来，元帝每夜都在昭阳殿书斋的

便榻上独寝，形影相吊，不胜寂寞。能为他聊解愁闷的，惟有那张古琴，那支洞箫。他把满怀的思念，满怀的愁绪和愤恨，却付与如诉如泣的琴音、箫声中。

今个晚上，元帝在书斋中吹了一会儿箫洞，可是箫声也没有平静那烦躁不安的情绪。他闷闷地走出书斋，来到了太液池畔的梨树之下，久久地仰望着明月，心中既烦乱，又冷寂。

他身边那棵梨树，长势茂盛，当满树雪白的梨花盛开时，极美，极雅。当年冯昭仪常常身着洁白的衣衫，站在树下，人与树，相得益彰，直教他赏心悦目。如今花落人去，即使来到树下，也无法寻觅往日的温馨。

突然，在太液池另一角的柳荫下，响起了低沉的琴声。琴声吐露着缠绵的思念和深切的忧愁。元帝一听，就知道这是傅昭仪在弹琴，除她之外，后宫中没有其他人有这样的弹奏技巧。他被琴声打动了，艺术的魅力像清风吹散阴云一样地化去了傅昭仪残留在元帝心上的阴影。傅昭仪袅娜娉婷、楚楚可爱的形象又映现在他的心中，他不由得向琴声鸣响的柳荫走去。

傅昭仪携带的一个宫女看见了元帝，便急忙告诉傅

昭仪：

“圣上驾到！”

坐在石凳上的傅昭仪，立即停止弹琴，猛地站起身来，回头一看，见元帝已经走到跟前，急忙拜了下去，诚惶诚恐地说：

“妾身不知陛下驾到，有失迎接，多多有罪！”

“平身。你身子好吗？”元帝礼貌性地问道。

傅昭仪被冷落了一年多，度日如年，原以为皇帝永远也不会理睬她了，现听到元帝这句问话，不禁眼眶一热，滴下泪来，哽咽地说：

“妾身尚好……”

元帝见她那副偷偷地用手抹泪，既感动又委屈的样子，顿时心就软了；对一年来自己对她的绝情，也感到几分歉意。他已经在池边树下站立了好长时间，身子已感疲乏，又见这里离傅昭仪所居住的崇芳阁不远，于是说道：

“朕想到你寝宫里休息一会儿。”

“是！妾身欢迎陛下光临！妾身给陛下带路！”她受宠若惊，说着便轻移莲步，走在元帝的前侧方。

崇芳阁中，银烛高照。烛光下，元帝见傅昭仪比一年多前消瘦了许多。那双本来像夜空里的两颗明星一样闪闪发光的眼睛，如今却有些暗淡了，额际眉间的细粉，已掩盖不住隐约可见的细细的皱纹。元帝心中又生怜悯，想起绣帐中的枕席风光，一时间感到心暖融融，周身热力充盈。他意动神摇，想今夜宿在这里，与她同床共枕。

傅昭仪见元帝默默不语，一时捉摸不定他的心情，忽然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哀哀哭泣，会让他扫兴，会败坏他重温旧情的心绪；如果让他感到自己是在发泄一年多来遭受冷遇的悲愁，就更会得罪于他。她当机立断，以铁一样冷静的理智压住了正在迸发的真情。她旋即抬起头来，向元帝频送秋波。她含情脉脉，欲言又止，终于柔声颤气地发出一声轻呼：

“陛下……”

傅昭仪表情的突变，使元帝一惊。他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他感到傅昭仪表情突变得毫无来由。刚才低首垂泪才是她真情的流露；而此刻的娇媚之态却是如此做作，尤其那双转动的秋波，那柔声颤气的轻呼，简直就是低劣的挑逗！

元帝一向重真情，他宁愿看真情的哭，也不愿看假意的笑。傅昭仪蓄意的做作，使元帝热了起来的感情蓦地冷了下来。他轻轻地叹息一声，低下头来，不愿再看她那些令他心寒的表演。

一年多来，傅昭仪朝朝暮暮像盼望神仙降临一样，盼望着君王的重新宠幸。此刻，眼前的一切她都涂上了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竟然把元帝的低首叹息，看作对她长期冷漠的悔悟。于是，她带着几分羞涩地恳求说：

“妾身敬请陛下，今夜在此就寝。”

担心失去眼下这难逢的良机，她简直在乞求元帝的恩赐了。可是元帝心中已是一片冰冷，想在这里过夜的念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觉得傅昭仪可怜，心中翻涌着异样的苦涩滋味。

傅昭仪感到元帝的表现与往年大相径庭。如在往年，这位多情的天子早就把自己拥到绣帐中去了，此刻却端坐不动。她把原因归结于二人隔绝多时，高高在上的皇帝身份使他不肯屈尊降贵，主动向自己表示亲热，那么，自己是否应该破例地主动些呢？她在急剧地思考着，黑眼珠骨碌碌地转个不停。恰在这时，元帝抬起头